

列寧在十月 与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卡普勒著



新文藝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兩個電影小說，抓住了改變人類歷史的兩個重要時刻，再現了無產階級偉大革命領袖列寧生動的無比完美的形象。前者，描寫列寧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以斯摩爾尼為革命司令部，發動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後者，描寫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處境非常困難，帝國主義從各方面向它進攻，“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實行暴動，孟什維克在幕後搗蛋，列寧和他的戰友們以堅決的行動領導革命工人羣眾，和這些黑暗勢力作鬥爭；最後，偉大的領袖列寧被刺，但他戰勝了死亡，恢復了健康，繼續領導人民走向勝利。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終於堅強和鞏固起來了。

列寧在十月與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卡 普 勒 著

林 陵 林 淡 秋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8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7/8 字數 115,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價 (6) 0.50 元

目 次

列寧在十月	1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89
關於“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亞歷克西·卡普勒）.....	180

列寧在十月

聶瓦河廣闊的河面，深沉暗黑；河岸上聳立着俄國歷史上著名的彼得羅帕夫洛夫斯克堡壘，莊嚴肅穆，顯出北方秋末冬初蕭殺的景象。這是俄國京城彼得格勒的門戶。再往前看，便是京城彼得格勒，遙遙地看見海軍部的尖塔。從尖塔的一點看過去，進一步便看到整個海軍部，龐大的建築物顯現在我們的眼前。再看過去，是京城著名的古代教堂——伊薩基輔大教堂，古色盎然的斯拉夫式建築物正和方才的海軍部現代建築物形成一個對照。

先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公民們，我們的自由不是廉價得來的……”

隨着聲音看過去，可以看見一個中年人聳立在一羣聽眾的上面，——他是俄國社會革命黨主戰論者卡拉惱霍夫，——只聽見他繼續演講道：

“我們是用了貧困的代價，飢餓的代價，流血的代價爭取到自由的……”

兵士比丘根撥開人羣，擠到中心來。

卡拉惱霍夫站在人羣中間繼續說：

“所以战争应该继续到获得胜利为止！”

有人高喊“乌拉”。

又有人吆喝道：“别打岔，让演说的人说话！”

卡拉惱霍夫继续着：

“同志们，公民们，现在自由的人民需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

有人喊叫道：“你自己去打吧！打倒战争！”

卡拉惱霍夫只顧說下去：

“我们需要战争获得胜利，就像生命需要空气一样。所以我們要用牙齒咬紧敌人的身体！”

兵士比丘根和一个水手，在卡拉惱霍夫說得很起勁的時候，也爬到他所站的台上去，站在他的后面。在卡拉惱霍夫說到“咬紧敌人身体”的時候，兵士和水手，一个給他戴上軍帽，一个給他披上軍人外套。卡拉惱霍夫喊道：

“公民！啊？怎么一回事？”

比丘根回答道：“你已用嗓子喊过，现在你自己做个榜样吧。”

羣众中間有人喊道：“对！”

比丘根：“到前綫去！”

卡拉惱霍夫：“同志们，我很願意到前綫去，不过我不是被征的人，因为照年齡來說，我是不合格的。”

比丘根：“不要緊，你可以合格，在年齡方面，我們可以給你通融办理。”

羣众中間有人高叫道：“对！帶他去！走呀！走呀！”

主戰論者卡拉惱霍夫就这样被兵士和水手当“壯丁”給拉去了。羣眾中間發生喧嘩，噓叫，歡笑。

人頭攢動的羣眾。水手站在台上說：

“革命的波羅的海艦隊向你們致敬！……打倒戰爭！”

羣眾高呼：“烏拉！”

這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同志們……

听得見單調的聲音：

“身份証！……”

彼得格勒的街道。陸軍士官學校的“士官生”哨兵，站在路口檢查行人的身份証：

“身份証拿出來……身份証拿出來……”

有一個路人問檢查的兵士道：“搜查什么人？”

檢查的兵士回答道：“誰知道呢……是搜查一個德國的間諜……也不知是一個名叫奧列寧的……”

軍官走到這個問話的人跟前，問道：“你的身份証呢？拿出來看！”

那個人連忙說道：“拿去看，拿去看！”

這一天有一列火車從芬蘭開到彼得格勒來……

在火車頭的車房裏坐着兩個人。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面對外坐着，另外一個又矮又胖的人面對窗坐着，好似流連着窗外的景色。

那個身材高大的人關切地說道：

“符拉其米尔·伊里奇，你轉过头來，別看窗外了。”

火車頭的司機也走近前來，說道：

“離開窗戶，離開窗戶吧，符拉其米尔·伊里奇！”

那個矮胖的人雖然離開窗戶，但並沒有轉过头來。我們只聽見他背着身對那高个子的人說道：

“万西利同志，這是給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你去把它轉交給斯大林同志，並且設法讓我明天就和他見面。”

那被喚做万西利的高个子說道：“好。”

矮胖子還是背着身子說話：

“這封信，請你去送給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①。並且告訴她說，我已經到彼得格勒了。”

万西利：“可是你還沒有到彼得格勒啊。”

万西利說完，笑了，那矮胖子也笑了；他帶着笑容轉过头來，我們這才看到他——符拉其米尔·伊里奇·列寧的面目。他眯着眼睛，微笑着，滿嘴的絡腮鬍子。他頭上戴一頂“鴨舌頭”的便帽，“鴨舌頭”微微向上聳起着，完全像一個普通工人的模樣。

他就是不微笑時，眼睛也是眯着眼睛的。

列寧對万西利說：

“你告訴她，叫她不要着急，並且叫她報告我寫信告訴她的那個問題，維堡爾格區委員會^②究竟做了些什麼——”

① 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夫人。

② 維堡爾格是彼得格勒的一個市區，當時布尔什維克的許多重要會議曾在这里舉行。

万西利拿出紙筆來記錄。

“——不，不，不，你別把這記下來，這個應該記在腦子里。然後，你再打聽，波羅的海艦隊的水手在赫爾辛基通過了些什么決議，奧布霍夫工廠通過了些什么決議。這些材料，我明天一早都需要。可能嗎？”

万西利：“困難。”

列寧：“我並不是問困難不困難。我是問可能不可能？”

万西利：“我去打聽。”

列寧：“噯……噯……你看，這就是另外一種說法了。”

車站的月台。一個值班的軍官走到站長跟前問道：

“第幾次列車？”

站長回答說：

“從芬蘭開來的第七十五次列車。”

值班的軍官向一排兵士發施號令：

“聽命令！我再提醒一次——所有的旅客都要檢查，絕無例外，一個也不要放過，凡是可疑的人都扣留下來！”

士官生：“遵命。”

值班軍官：“廖霍夫斯基，你去檢查車頭和燃料車。”

士官生廖霍夫斯基：“遵命。”

士官生奔跑着，在月台上分布開來。

火車頭的車房里。万西利說：

“符拉其米爾·伊里奇，拿去——勃郎寧。”

万西利拿一支手槍遞給列寧，列寧把身體稍微退了一下，說道：

“不，我不拿。黨既然責成你完全負責保護，送我到達目的地，那末你就負責送吧。”

万西利：“那末你離開窗戶，不要老往外看。”

列寧：“好吧。”

列車進站，駛近月台。

士官生沿着月台分布，排列起來。有几个兵士向車廂狂奔過去。

听得見檢查、盤問的緊張聲音：“身份證拿出來……把身份證預備好……身份證……身份證……”

万西利從火車頭上跳下來，急急跑往揚旗那里。只聽見兵士的查詢聲：

“把證書拿出來看……你的證書呢？后面一个……”

有一个人拎着包裹從車廂里走出來。兵士問他：“你的證書呢？”那人連忙陪笑回答：“有，有，請檢查。”

羣眾的說話聲、喧嘩聲雜成一片。

万西利從火車頭里跳下來。火車頭和列車脫節。火車頭開走。万西利跳上開走着的火車頭的梯級上。

听得見羣眾的說話聲和喧嘩聲。在嘈雜的人聲中，陡然傳出哨聲。几个士官生在火車頭的后面追趕着。尖利的哨聲長鳴着。

火車頭愈開愈快，噴射出烟和汽。烟和汽把追趕着的兵士隔開了，機車突然停了下來。

機車車房里。機師說：

“到了。”

列寧站了起來，把帽子整整好：“謝謝，同志！”

萬西利和列寧走下機車。

機車上的汽笛長鳴。萬西利和列寧離開機車，越過鐵道，就在荒僻的鐵道旁隱沒不見了。

一座靜寂無聲的樓房。萬西利和列寧順着樓梯拾級而上。他們在二層樓的一家門口站了下來，萬西利在門上敲了几下。門里有聲音傳出來：

“外面是誰？”

列寧：“孔斯坦丁·彼得羅維赤①。”

門開了，先是一個前間。聽得見女人的聲音：

“謝謝上帝……”

說這話的女人也出現了，她是安娜·米海洛夫娜。她繼續說着：“謝謝上帝，請進來。”

列寧和萬西利先后走進門去。列寧說：

“安娜·米海洛夫娜，很不放心吧？”

安娜·米海洛夫娜：

“當然，當然。”

列寧說：

“那末，你好啊！”

① 當時列寧回國時用的假名。

握手，大家都欢喜地笑了。万西利：

“你好，安娜·米海洛夫娜。”

列寧把衣帽脫下來，挂在衣架上。列寧对万西利說：

“是的，記住——最要緊是會見斯大林。”

万西利：“好，符拉其米尔·伊里奇。”

前間。列寧，安娜·米海洛夫娜和万西利都站着不動，面面相覷。列寧首先打破沉默：

“噯，請指點，往哪走？”

安娜·米海洛夫娜笑了：“一直。”

列寧和万西利告別：“再見。”

万西利說：“再見，安娜·米海洛夫娜！”

安娜·米海洛夫娜：“再見！”

一九一七年的一个秋夜，符拉其米尔·伊里奇·列寧就这样从芬蘭回到了彼得格勒……

为了提出立刻武装起义的問題。

一条偏僻的、人迹稀少的街道。一座似乎沒有人住的房子。万西利坐在这房子的樓梯的欄杆上。

時或聽見远处傳來的機車的汽笛声。

並且就在到后的第二天他会見了斯大林……

万西利从樓梯上走下來，走到街上。街上闐無人迹。只聽見有机車汽笛的鳴声远远地傳來。

万西利走到街上張望了一下，又重新回到房子跟前來，又仍舊坐到樓梯上去。機車汽笛的鳴叫声又遙遙地傳來。

列寧和斯大林的談話繼續了四小時。

万西利坐在梯級上。望進去是這座房子的樓梯。門開了，斯大林和列寧走出來。列寧說：“噯，祝一路平安！”

列寧擁抱斯大林。列寧又說：

“好吧！……”

列寧和斯大林緊緊地握手，告別。列寧走到梯級上，突然傳來騎兵巡邏隊的馬蹄聲，万西利引列寧隱藏起來。

一隊哥薩克騎兵在街上走過。在蹄聲遠去之後，列寧和万西利從藏身的大門後面走出來。万西利問道：

“噯，怎麼樣，符拉其米爾·伊里奇，我們起事嗎？”

列寧回答說：

“十號舉行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這一問題。你，万西利同志，得稍為工作一下了。我們走吧。”

列寧和万西利在街上走着。又傳來機車的汽笛聲。

另外，在原來那座房子的門口，斯大林從樓梯上走下來，走到街上，默默地在街上走過。

十月十日舉行中央會議……

另外一座房子——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就在這裡舉行。万西利從這座房子的台階上走下來。

另外一個守護的人說：“噯，怎麼樣了？”

万西利：“在討論着。”

另外一个守護者：“为什么这么長久？”

万西利：“在決定世界問題，你却嫌太久了……噯，去看好，看着，看着……”

房子里的樓梯。万西利走上去，走進門里。

第三个守護者坐在門口。万西利走到那人的跟前。

听得見列寧在發言：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的提議和季諾維也夫^①的提議之間，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別。這兩個提議……”

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都在听着列寧說話。坐在他旁邊和身后的有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莫洛托夫……等。

列寧繼續在說：

“……意思就是要等候。蘇維埃大會能不能等，立法會議能不能等——反正一樣——都是等候！噯，看樣子，我們不能和他們同路走了。我們不能等候資產階級來絞殺革命。斯大林同志說，我們不能等候，這是完全對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兩個提議是完完全全的痴念頭，或是完完全全的叛變！這些可憐的悲觀主義者在這裡不斷地問我們——假使，如果，假使，如果……一個傻瓜所能提出的問題，比十個聰明人所能解決的問題要多十倍……”

万西利和第三个守護的人出神地听着，一動也不動。繼

① 這三人後來都成為叛黨叛國的反革命分子。

續可以听到列寧的聲音：

“……我再重複說一遍——必須……”

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傾听着，我們可以看見斯大林目不轉睛地看着列寧，斯維爾德洛夫、莫洛托夫、捷爾任斯基等人也聚精會神地靜听着，把自己的目光都放在列寧的身上。

“……用全部決心提出立刻武裝起義的問題，蘇維埃立刻奪取全部政權的問題。同時地、突然地、迅速地進攻彼得格勒。把我們三個主要力量配合起來……”

萬西利和第三個守護者精神貫注地傾听着。繼續听到列寧堅決有力的聲音：

“……就是海軍、工人和陸軍的三個主力。第一步先占領電話、電報、火車站和橋梁，並且用不管多大的損失守住這些地方。任務就是這樣，這任務需要精巧的藝術和三倍的努力。”

萬西利一楞，從房間里跑了出去。

一隊騎兵巡邏隊在街上跑過。

萬西利跑到街上，和第二個守護人交換眼色。騎兵隊的馬蹄聲漸漸去遠。

某國大使的辦公室。某國大使、參贊和俄國臨時政府的幾個官員坐在那里有所商談。

某國大使站起來說話：

“我想爽爽快快地說得明白些……”

大使向所有坐着的人環視了一下，繼續說下去：“俄國必

須有某種秩序……”

俄國臨時政府關員羅強柯說：“這是神聖的真理。需要鐵腕！”

大使和參贊又向大家看了一下。大使繼續說：“……這種秩序，現在看起來，簡直不可能建立……”

大使又向大家掃視一遍：“……但是敵國政府責成敵人給予一切援助……”

一羣俄國資本家聚精會神地傾听着。大使繼續說：“……為了在俄國建立……”

俄國大資本家基里林靜听着。吉列斯成柯和古柯洛夫也凝神地細听着。一羣臨時政府的關員也注視着大使，听他說話：

“鐵的秩序和繼續進行戰爭。”

大使坐下，一面說：“我的話完了。”

羅強柯傾听着。接着聽見有一個人發出憤激的聲音：

“噯，諸位……”——這是百萬富翁柳淑夫站起來發言，他好像沉不住氣似的，發出一連串個別的字眼：“這些話我們听过十幾次了，什麼獨裁——鐵腕，鐵腕——獨裁……我們同意，我們拿出錢來。這實在討厭死了！”

基里林說：“討厭給錢了嗎？”

柳淑夫：“不是錢給得討厭死了，是听得討厭死了。我們並不是舍不得錢。要多少？要一百万？要一千万？我們都肯給……”

大使和參贊听着很以為是的样子。大使插嘴說：“就是一

万万也可以給!……”

柳淑夫又气急败坏地說：“要多少就拿多少，請吧！要割去半个俄國嗎？我們就割！我們可以把高加索割給英國……都拿去好了！把烏克蘭送給这个……”

柳淑夫頓了一下，大使和參贊注視着他，凝神地听着。柳淑夫頓了一頓之后，又很快地接下去說：

“……是的，大家都知道是誰……就讓他們吞下去吧！我們並不憐惜！我們什么都同意。可是你們举出一个人來啊，举出一个我們可以相信的人！來一个真正的絞殺者，劊子手！諸位，要一个真正厲害的人！”

罗强柯听得出神：“神聖的真理！”

柳淑夫：“不过，当然，並不是拿錢去給克倫斯基瞎花。”

古柯洛夫一直冷靜地坐在那里，听到这里，把話轉到正題上去：“大使先生認為應該从哪一处着手呢？”

吉列斯成柯搶着回答：“首先必須解除工厂的武裝。”

一个資本家搶上去說：“这正巧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所能做到的。”

大使和參贊向大家看了一下。大使發出了他慢吞吞的聲音：

“我以为对于布尔什維克的領袖也必須采取某些步驟……”

罗强柯快人快語：“應該殺死列寧，並且立刻！”

大使和參贊向他看了一下，大使說：“我本想用外交的語言說，可是罗强柯先生把我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說出來了。”

基里林默默地傾听着。一直坐在大使旁邊的參贊補充了大使沒有能夠明說的話：

“應該比較廣泛地了解大使先生的意思。布尔什維克黨是有它自己的領袖的。他們有列寧，還有斯大林……”

柳淑夫又忍不住地接了下去：“對！列寧，斯大林……”

吉列斯成柯又搶上去說：“其次還有斯維爾德洛夫！”

柳淑夫的聲音：“對了！”

大家正在討論得熱烈的時候，大使辦公室的門開了，走進來一個秘書。參贊和秘書交頭接耳一番，參贊又走去俯身向大使耳邊竊竊私語。大使說：“請大家原諒……”

秘書站在門口，一會又走出房間。大使對吉列斯成柯和古柯洛夫說：

“我擅自邀請了幾位民主黨派的代表來一同商議……”

古柯洛夫自顧自地對柳淑夫講原來的話題：“還有捷爾任斯基也要殺死。”

柳淑夫也熱中於這個題目：“好的。那末……”

大使宣布他邀請新客前來之後，當即有三個人走進來：魯特柯夫斯基，樹柯夫，“農民”部長。其中魯特柯夫斯基最引人注意，穿一身整潔的黑禮服，戴一副夾鼻眼鏡，留一撮很文靜的小鬍子，一手拿手杖，一手拎公事皮包，態度攸閑，頗有政治家風度。

大使稍為站起來一些，向在座的部長們介紹道：“你們都認識嗎？”

魯特柯夫斯基和樹柯夫向眾鞠躬，注意地看一下在座的